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也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

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蓋論云秦

法密於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二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偷

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

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方

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斷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

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斷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高石時酷吏獨有矣封

刻轢宗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

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邱

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以郎事孝文帝孝景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

隱曰案姬生趙王武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

伏上前曰云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

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閻病也○索隱曰荀悅音閻鄒氏劉氏音並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

惡餘皆股栗徐廣曰牌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捨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

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

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使道之官得以便且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

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令騎馳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本也令騎馳

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索隱曰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竈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郡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

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

音七刀反操執也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

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

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

之短抵罪疏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此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

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索隱曰

五年國除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事孝文

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

郡必夷其家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

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載○索隱曰案均等

與之均茵載也謂○索隱曰馮音究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白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索隱曰

趙禹者潁人○徐廣曰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夫立人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下然亞夫弗能

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

令○索隱曰論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索隱曰

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爰書也張曰

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

傳爰○索隱曰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索隱曰其父見之視其父辭如老

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索隱曰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

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嘗擊長安

湯傾身為之○索隱曰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

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王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

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

皇后蠶獄深竟董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初刻已而趙禹遷為中

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

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

也如淳曰得利為沒與長安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

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

知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以兩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素謙疑事必豫先為上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以法廷尉繫令韋昭曰陽主之明奏

書即禮湯應謙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力正監獄漢書音

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慙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

徐廣曰詔各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

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

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詭即下刑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祭李奇曰說

之欲與入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

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雜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

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引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晝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

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

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除廣曰特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大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傅士狄山曰和親使上問其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口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詳忠非為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愛臣固知湯之為諫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論史

虜入盜卒曰不能口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辭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曰甲雖賈人有賢拙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矣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怨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且湯者所愛吏曾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始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首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上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官如淳曰大湯亦治他囚之罪也主酒道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怨及得此事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瘞錢曰瘞錢丞相

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丞相見知張晏曰

史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湯且欲奏請信先知之居

君謝已而賈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初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

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貴人輒

先知之益居其物是渠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言然曰固

宜有滅官亦奏謂居事夫子東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車策貴

湯蘇林曰湯計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高責湯禹至

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

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棄謀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

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

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

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博有罪免歸後

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音廣曰

也音反一云劉劫人音義妙反縱有姊姁音李隱曰李奇以毀西幸王

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平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

告已拜義姁弟縱為中郎音廣音義曰補上黨郡中令音案謂

補上黨郡中之治敢行少蘊藉音書音義曰收行暴政而少蘊藉

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遺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

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音案曰案王太

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音義曰

此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荼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音徐廣曰孔

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

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音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加罪一等為了解脫與同罪縱鞠相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音案謂豪猾之人于是時

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

毛摯為治音徐廣曰摯鳥將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

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闔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音索隱曰幸道多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謙之謙音廣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緝音遠昭曰人有告緝可主之謂緝緝出寺人有不緝緝者令得告

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天子聞使社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揚可主告緝緝入其財

事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推殺人而已

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仗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

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

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亦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滅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史

日得可事論報至去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類

來音會去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

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

情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徐廣曰一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

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在平人音化疑反以刀筆

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其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懼

傲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

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辭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六天武河

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

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人○索隱曰受封四年在朝鮮選賊為庶

廷僭僭不辯○索隱曰僭音音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夢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賂○

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

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

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

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

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大宛詔徵豪

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

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

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

去○亦飛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

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

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

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園鄉里者

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者日服度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諱為匿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太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口

史記

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地名也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

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類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少骨李奇曰其用罪深也

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父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

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

康曰舉之廷尉以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

章劾付廷尉治之

章劾付廷尉治之

章劾付廷尉治之

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父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誅以不道
○索隱曰言大抵猶大也盡誅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千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警累數百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編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道禁姦止邪一切亦比日彬彬質有其文武焉無此四字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控度東漢李貞擅磔人東郡

酷吏

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也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

東褚廣妾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索隱曰蝮音蝮地鷲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

水衡閭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索隱曰為國禁暴不止新偽斯

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天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茶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焉。蓋並司馬公之殘，故附先。

補之失也幸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天宛之跡見自張騫

○索隱曰：宛音苑，又於素反。張騫漢中人，益部耆舊傳云。

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罍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也。○索隱曰：罍音白，迷反。蓋音苦，蓋音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音義，胡

如甘父字。○索隱曰：索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其姓也。○索隱曰：俱

出隴西經匈奴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

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

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

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遺焉索隱曰謂大宛發遣焉西也為發尊繹抵康居索隱曰發尊繹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得音道抵至也居音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去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既臣大夏而居之日居作

索隱書張騫傳去立其夫人為王也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特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踰者也

留歲餘遂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朝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俱為父之官驛也騫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且勞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

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索隱曰粟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馬汗血其先

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方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野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右

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才騎射其

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

河漢曰漢記曰拘彌國夫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扞采國名也音

拘彌與扞采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北得水為鹽澤索隱曰鹽澤外得水為海也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馬真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鄠嶽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一出于

長城南接卷萑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

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索隱曰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屬事月氏東鄰事匈奴

查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也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比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而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主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

商賈用車及船行勞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漢書之文獨為王西幕為夫人面荀從去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曼去錢之又高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向形岸即云幕錢音也包世音漫

三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

獲小顏云畫皮之不柔者韋昭曰外夷書皆其西則條枝北則奄

蔡黎軒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

有至條枝者○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

如如窳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

眩○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

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索隱曰身音音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

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
之屬皆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
為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
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
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
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
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
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
十餘子其子曰大祿強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
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
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
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
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少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

大祿

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摠取羈鳥蜀昆莫昆莫亦以此為其子於
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計米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
報謝因令窺漢地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
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痛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曰於其西北國始通於
漢矣然張騫蘇材曰擊開空也騫開通西域道也索隱
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
稱其意以對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
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
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
易書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
馬益壯更名烏孫馬西域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金居

北乃八十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地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軒條...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
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
焉漢率一歲中使多百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
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雋州何沈黎汶山郡以地接以前通大夏李詩曰欲地界乃遣使
柏始昌呂越人等歲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巂
於是大夏皆復歸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
擊昆明之遊漢使者一作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前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
厭漢幣不貴其物自慄坐度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言外國奇怪利室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
子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

大宛

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殺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贈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
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
子私縣官贖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
輒重服使言於外國人人輒重不實如度漢兵遠不能至
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
國耳徐廣曰當空道攻劫漢使主恢等尤甚徐廣曰而匈奴奇
兵時時避擊使由國者使者爭編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
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驛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
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樓蘭封破奴為從
野侯徐廣曰元王恢徐廣曰為收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
兵令恢休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王於是酒
泉列亭郵至玉門矣韓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韓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

匹馬聘漢女漢遺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其女往妻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疋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一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知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漢書曰黎軒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折瓜種梅屠人截髮之術皆此者也及宛西小國驢潛太益宛東姑師汗采蘇維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其山多玉石木水漢書曰漢使窮河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漢書曰崑崙山在西北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漢書曰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漢高厚焉於是大舉抵出漢書曰漢高厚焉於是大舉抵出木令外國客漢書曰木令外國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百之工而嚴推奇戲成增饗漢書曰百之工而嚴推奇戲成增饗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九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心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不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苜蓿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錢字又作鑄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曰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曰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

七十

五

七

匹馬聘漢女漢遺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翁主其女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
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疋馬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
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其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
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素隱曰善眩云眩
之吞刀吐火植瓜種種屬人戲馬之術皆此類也及宛西小國驩
潛大益宛東姑師汗采蘇維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其其山多玉石木水賈逵曰漢使張
騫將來至漢天子
橐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山其神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
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漢書曰漢使以
漢高厚焉於是大設酒食以饗之厚具以餽給之以覽示
林令外國客漢書曰漢使以
孩者之工而教推奇戲成增變其儀益和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天宛

乘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
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
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
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苜蓿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
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鬚鬍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
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漆
錢字又作鑄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
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
從率多進獻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行之微者也進獻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
有善馬在貳師城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
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

七十五十

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如服曰水道絕遠無穀草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

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駢語曰椎金馬而去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

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

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政故浩

疾王恢使道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

隱曰恢言尺奢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惶大起葦西至敦煌貳

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

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而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人宛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奴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

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却平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

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入

少不足以拔死願且罷兵益益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

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野公卿及議者皆

願罷擊死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

之屬輕漢而死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

國笑乃案言伐死尤不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

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

匹驢騾羣他以萬數多齎糧兵營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死凡

五十餘校尉死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

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賊益發戍甲卒

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營以衛

也或曰置二部

而發天下七科滴及載備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死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死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死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死益生詐乃先至死使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屠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多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

大宛

頭已至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壯壯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之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曰昧蔡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詔大將軍如淳曰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幸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六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
二師之伐宛也而軍王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之食戰
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
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
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
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
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善曰奮以適過行者皆
然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
功勞不足重所以絕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
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輝封為宛王而
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大宛

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
本無置字
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取燉
有酒泉縣或者酒字當為制字西置鹽水往往有亭而
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崑崙者乎登禹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
平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

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間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鳥
於河也賦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闐於何見河出崑崙乎
謂焉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紫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
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
自熊耳然其真出於崑崙山乃東經○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
河源本也崑崙而潛流至于闐交東流至積石如入七國則山海經
及禹貢各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
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故易通
關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通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

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文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

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素

按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

憲間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

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

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厄而不矜其

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

津○徐廣曰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

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曰

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

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目委

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父孤於世

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

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為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

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

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與

令車騎先至晉湯襲子時趙已并代索隱曰代郡亦有延陵縣與

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傑

游俠

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音以索隱曰施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

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并當世之文罔索隱曰

并即擯也違并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豈不虛立士

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

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餉牛徐廣曰音維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

漢所購求朱家以布疑錯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索隱曰

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
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
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博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平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
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音
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
川有鄭縣南越傳曰鄭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郡人有白
氏豪俠非一故言路梁梁國人韓姓無碑名碑音邊陝當為鄭快
音如冉文鄭音如
洽反漢書作韓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

心忍音忍慨不怙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

也剽攻不休及鑄錢索隱曰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

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

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疆

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

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

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

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

邑望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

急也索隱曰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

求索隱曰更有三品方卒更有踐更者索隱曰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出錢索隱曰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也索隱曰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又索隱曰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

數○素隱曰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隱曰

謂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素隱曰漢書作無

吾言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

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素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

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言

言不滿三百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

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李王子為縣掾舉徙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驪解解為人短小不飲

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入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素隱曰屬馮翊身至臨晉臨晉籍

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

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

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

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

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

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

無足數者○素隱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馮門有鹵城也○素隱曰漢書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

雖為俠而

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姓氏○素隱曰蘇林云道猶也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素隱曰舊解以趙他名

公子○素隱曰舊解以趙他名

公子○素隱曰舊解以趙他名

他刑字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

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頤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李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游俠

俠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偶固無虛言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旁隱曰抗音若浪然籍孺以俠幸孝惠時有閼籍此兩人非有

材能徒以婉俠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

其詞說劉氏云有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索隱曰關通也

毛羽飾冠以具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鷩鳥也淮南子云鷩

武靈王服具鷩鷩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鷩鷩

神鳥也飛光傳脂粉○索隱曰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

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此云同者

也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

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以濯船為黃頭

郎徐廣曰著黃帽也朝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中也一說能持

顧見其衣裝徐黃曰一無比字○索隱曰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

教竟音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嘗賜通巨萬

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

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貴

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得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將鄧通常為帝

唱吮之○索隱曰唱音仕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唱吮而色難之

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唱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

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徽外鑄錢下吏驗即獲有

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貲數百萬○索隱曰謂長公主賜鄧通

即解問公主也○索隱曰案吏輒隨沒入之物○索隱曰謂長公主

得者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長公主竟不得

倭幸

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今天子中寵臣

過庸不乃其篤○索隱曰庸常也言仁最被恩今天子中寵臣

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媽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乃高侯孽孫也○索隱曰韓王信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

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

嘗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

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

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

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韓封太后由此嫌媽○索隱曰

漢書作衛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

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

倭幸○索隱曰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毋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
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
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李隱曰初詩其女
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
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弟季與鄭均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久之復與中人亂徐廣曰
弟季與弟季與出入騎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
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是以觀後人仇幸矣雖百
世可知也李隱曰彌子瑕也

索隱述贊曰傅解之也詩刺巧言冠鸛入侍傳粉黛傅解之也
蜀宮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鳥傅解之也
俊幸列傳第六十五

後幸



